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七目次

清正

明三

豐城縣縣丞陸文渭傳

山東運鹽副使鄭信鼎業

貴州布政使李仁仲麟

成都知府費希明悳 子思義附

河東運鹽使馮行甫志

兵科給事中牧時庸相

工部主事李一清滄

四川參議顧尚誠正

左都御史屠安君僩

刑部尚書何巨卿旅

刑部右侍郎王景暘啟

山西按察僉事孫朝信璽

僉都御史王叔在璣

監察御史黃豪弼傳

長洲知縣鄭温卿瑾

右都御史車秉文純

尚寶司卿劉伯甬滂

提學副使蕭子雝鳴鳳

南雄府知府張德翔徽

晉江縣知縣張文宿

福建僉事沈伯元弘道

監察御史俞汝成集

貴州副使諸揚伯脩（子孫附）

南昌府通判嚴敬宗

南寧府知府盛源之瀧

淮安府通判王本源汾

南昌知府鍾彥材梁

江西按察使謝國正汝儀

鎮江知府陳德卿文碁

工部員外徐成孚用光 子附

臨江知府錢公良琦 子芹萱附

工部郎中姜幼章絅

光祿寺卿陸文東淞

山東布政使邵思抑銳

真定府同知胡仁甫擇

兵科給事李九臯鶴鳴 兄附

布副都御史戴時重賢
陝西左叅政陸原傅溥
南京布通政余子華本
光祿寺少卿金信夫廷瑞
副都御史朱季常經
禮科給事中章景南适
開封知府沈體行光大
僉都御史陸秀卿邦
國子監丞陳正初旅

河南按察僉事湯子雅彬

廣西副使錢守禮立

太常寺卿嚴汝肅大紀

工部侍郎金汝德元立

右僉都御史趙大聲鏜

四川按察使馮執夫亮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七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七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塘孫叔呂冲和氏閱

清正

明三 共六十五人

禮部尚書江文瀾瀾

江瀾字文瀾仁和人成化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修憲廟實錄陞侍讀充經筵講官奉命冊封荆王力卻餽贐其僕亦郤常例曰不欲以是汚吾主人簡克東

官講讀歷侍讀學士纂修大明會典歷學士　武廟登
極歷詹事府少詹事仍充講官掌翰林院事　孝廟
實錄副總裁晉吏部右侍郎守官勤慎嚴管鑰不通尺
書著銓曹日錄以自檢雅不善逆瑾改南京禮部尚書
瀾為人溫厚純慤不逆人詐仁愛周洽喜濟人急冊封
荊王時見覆舟於棗林瀾亟呼左右拯之左右曰吾舟
方在急奚暇急人瀾厲聲曰安有見人死不一援者卒
救之瀾舟亦無恙居家孝友篤於故舊歷任三十餘年
不治產業曰吾不欲以是上負先德下累子孫也卒贈

太子少保諡文毅

兵部尚書王漢英敞

王敞字漢英其先衛之西安人洪武初以尺籍隸錦衣衛遂家南京成化庚子以詩經薦於鄉明年辛丑中會試第三人賜進士出身授刑科給事中陞工科右給事中

孝宗即阼賜一品服使朝鮮國其國主令陪臣出女樂燕敞敞曰天子在諒陰中吾何忍聽此其國君臣相顧媿歎乃遣去後命陞左彝晉都給事中凡所敷奏率人所不能言者章上輒毀草曰吾職當爾非以是爲

沽名地也歷陞通政司左參政母艱服闋補原官尋陞通政使以考績晉兵部左侍郎拜尚書武功黃選冊在內府印綬監凡遇除選必入內查對轆為所難例納重賄始得如期對覈敞請謄副於部以便選法命兼提督京營軍務賜蟒衣以平寧夏功加太子太保蔭子會錦衣百戶時逆瑾甫誅敞申明舊章凡瑾所更置者盡革之山東四川相繼盜起請增設諸要地兵備憲臣定賞罰條格分令巡撫官嚴督軍民兵協備其用諸將官及薦諸總制大臣皆允一時人望中外方倚賴之而敞以

盛滿爲懼逐乞休致疏七上乃得允旣歸日居東山與朋舊賦詩爲社篇章傳播一時以爲有香山洛社風人有犯不與校風神蕭散若於世故不經心者然所任輒有能聲凡建白多切事宜通國體比主兵假大變猝至以身當之延納羣議行之不啻已出垂紳正身於嚴廊之上不數月疆土復安人始服以爲不可及見人煦煦若和易無崖岸而實潔廉自持堅不可拔其在兵部凡餽謝悉卻之所歲積柴薪羨餘毫髮無所取及卒蕭然四壁圖書之外無長物訃聞贈太子太保賜諭祭者四

勅工部營兆域皆如制

福建按察僉事陶習之懌

陶懌守習之會稽人幼穎悟日記數千言走筆爲文無停思一時以爲才弘治初登進士第初授刑部主事讞獄持平人稱不冤然不爲貴勢撓戚里有殺人者同事意寬之懌竟抵之法不少徇累遷福建按察司僉事逆瑾邀賂且曰與我市不愁無美官懌歎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遂以廣東參議致政歸所著有克齋稿

山東按察副使韓守清廉

韓熏字守清餘姚人弘治丙辰進士授任縣知縣任士監人貧多轉徙熏加意撫循不一年民皆復業最聞徵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出按福建風裁凜然漳南盜肆侵掠督師勦平之詔賜白金彩幣當是時逆瑾擅權欲以嬖倖冒軍功邀世賞脅熏以禍福不為動乃藉他事罰再巡福建冀必獲熏抗持益力瑾遂矯詔謫高安縣知縣已又索嶽舊任餉秩者三熏益抗持不少屈瑾大怒遂逮繫詔獄人為熏憂熏笑曰死生命也逆瑾其如我何憂之無益處之裕如踰年而瑾誅自獄中除判通州

稍遷滁州守以憂去補知秦州晉河南按察司僉事擢山東副使兵備天津卒以亢直失兩臺意復調辰州府知府燕屢躓屢興馳騖南北宦轍所至必孤行一意不以挫折變其初自顧不偕於世遂上疏乞休不報會世宗皇帝登極崇奬恬退再疏得旨復以山東按察司副使致仕歸燕乃闢別圃植花卉日與耆舊觴咏爲樂非飲射讀法足不履公庭郡邑諸大夫有終任不覩其面者行部使者至餘姚必造其廬而問焉卒年九十四

湖廣按察副使王時化錄

王鎔字時化大中丞純之子也弱冠第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時巨閹犯大辟內批末減乃抗疏執奏刁倖者再詔獄多濫無敢異同鎔獨平反二十餘事衆皆以爲難遷員外郎郎中權貴或以獄詞爲託還其詞知且買禍乃乞改南京刑部繼改兵部車駕司減乘傳十之四五奏革內使進貢船凡五百艘省歲費數千金清諸衛草場大司馬王廷相倚以爲重陞雲南兵備副使轉湖廣副使置竹谿堡築潛江隄立正學書院以造士撫按交章薦之以嫉惡過嚴構怨貴倖遂引年歸言官奏起之

有司勑駕卒不應居家儉素出入無車馬之飾父子一
德月旦以為賢

大理寺卿葛天宏浩 子木附

葛浩字天宏上虞人弘治中進士初令五河五年拜南
臺御史論劉瑾下獄黜為民瑾誅後起為邵武守六年
進參政歷大理寺卿浩耿介廉靖所至郡縣咸有去後
思參政廣東時平新寧寇不妄殺一人在大理能持法
恕廷中稱平家居杜門讀書內行修謹鄉邦以為楷模
年九十二卒贈刑部右侍郎子木字仁甫正德中進士

歷刑部出知淮安、淮號衝疲難治、木唯鎮以簡靜、而加意撫字、節冗弛禁。富者不苦於役、貧者得負鹽以自活、淮民戴之如慈父。遷山東副使、轉山西參政、卒於官。喪還過淮、老幼相携哭奠、皆盡哀。木爲人孝友清約、能世其家、嘗夜渡錢塘、風濤陡作、木安坐賦詩、云心與神明合、風濤夜不驚、可以見其平生矣。

豐城縣縣丞陸文溥傳

陸溥字文博、平湖人、父鋼、淳厚無兢、人稱鋼佛子。溥性端潔、好讀書、以縣學生入貲、授上海縣丞、調豐城、有廉

名屠康僖嘗贈以詩有官比江流一樣清之句嘗督運過采石遇夜船漏濤號禱於天曰船中有一錢非法者願以身葬江魚拜未畢而船漏忽止天明啟視有三魚裹水草塞漏處人驚異之豐城士大夫有三魚記尋以亢直失上官意棄官歸及其卒也棺衾皆貸而具焉子橋感父事終身不食魚尤其貧以學行著

山東都轉鹽運司副使鄭信卿嶽

鄭嶽字信卿世爲平陽人國初從戎南京驍騎右衛因家焉以尚書領弘治乙卯鄉薦己未登進士第授新喻

令以循良被徵授刑部主事、疏乞養母、改南京刑部選郎中、出知高州府、調繁南昌、始至、適宸濠謀逆、紛結權奸、氣焰薰灼、莫敢誰何、豪傑之流、亦往往被其籠絡、獄仗忠義、奮不顧身、歲時宴遺、一無所與、其羣小不法、輒問遣、凡百需索、峻爲拒絕、意在翦其爪牙、潛消逆萌、積根旣深、遂以誣奏下獄、煆煉屢瀕於死、及變作、猶械繫於舟、賊脅以從、獄乘其怠、得脫以登岸、鼓舞義士、且戰且行、以所獲逆徒與馬若干、奔獻軍門、都御史王守仁、知府伍文定相與慰勞、委以原職守城、因備陳賊情并

蕩平方略多見采納卒得罪人獄復搜得餘黨撫輯居民以俟其定君子謂是役也獄實與有力焉顧以介直忤當事者竟不蒙録物論稱屈屢經勘覈久之不報獄乃自陳始末事下吏部稽覈大司馬遂白以聞擢河東郡轉運使值内艱歸起復改山東放舟南還以疾卒年五十有九子男三守矩仕爲令以能稱

貴州布政使李仁仲麟

李麟字仁仲鄞人舉弘治癸丑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改兵部武選進本司員外郎車駕司郎中陞江西參

議恤民隱除盜賊治聲赫然正德戊辰入覲至京逆瑾招權賂遺成市或勸借貸賂瑾可得美秩以責償於民麟謝曰進退有命黷貨獄衆何爲者哉時郡縣承風科斂旗校偵事交馳於道一不爲意竟忤瑾罰米九百石瑾敗乃釋時寧藩恃勢凌傲鎮巡以下無不折節而麟卒不爲屈歷廣東按察副使勅董學政憂歸服闋補貴州按察副使歷四川叅政署司事時有巨璫奉　命迎佛還自成都勢張甚所至科擾無筭麟絕無餽遺省費巨萬陞貴州按察使晉左布政引年以歸杜門掩跡時

緝詩文非公事未嘗一詣郡縣士友過從者談論今古低昂可否一不以情狥鄉黨皆宗之所著有心齋稿六卷藏於家

成都府知府費希明懋 于恩義附

費懋字希明山陰人弘治中進士初爲廷評執法無所撓出知成都郡廉靖不擾而務以法繩奸竟忤當路謫戍放還懋平生甘清苦飯不不儲妻子恆凍餒不以爲意

成都有門人官於浙知其貧甚固請過省中宴款累日乃微以交關意諷之懋正色曰爾乃視我爲何如人即

日拂衣歸遂與絕交郡守延爲鄉飲大賓讀法講藝塾日公刑太苛斂太急守爲面赤愚不顧也子思義精於醫亦端慤有父風而卒無嗣人以爲天道無知云

河東轉運使馮行甫志

馮志字行甫慈谿人清方寡諧出守汝寧豪猾剽禦商貨根窟宗藩吏䦨株連請徵其獄詞志不聽大開門捕擧不還痛治之藩府人纖纖覘伺莫之敢撓猾盜屏息武宗南狩蹕次不常徼報所至皆儲上供物又前途賄諸嬖寵以倖免志獨不爲怵備具節而法不致珍異既

取道雜揚帑無虛費竟以勁直忤上官得河東轉運使不踰年解殺歸市宅僅容膝布衣藿食逌如也關小齋凝香靜坐杜門不與慶弔不嚴公府有巡按來自淡寔其父老聞之日為我好酬馮大夫比至浙敦請至會城恩有以厚之卒謝不往巡按行縣特為登堂致父老之意志性耽圖史得佳書佳句如良田美稼以此終其身

兵科給事中牧時庸相

牧相字時庸餘姚人少受業於王尚書華華器異之妻以女弟令與文成同學弘治己未遂與文成同舉進士

授南京兵科給事中時逆瑾擅權流毒朝野相偕給事
中戴銑疏其不法數十事忤皆械繫赴京廷杖九十絕
而復甦下錦衣獄時文成爲刑部主事上疏申救并得
罪繫獄三月相謫職爲民文成謫龍場驛驛丞相歸而
孝養父母課子授徒每囊殆不具處之泰然惟聞民間
有利病事則義形於色輒走白有司行羅之非是杜門
不出也瑾誅詔復其官尋遷廣西叅議除書至而相已
卒年僅四十有六

工部主事李三 清論

李滄字一清永康人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嘗差督甓儀真及司権龍江關廉慎有為人不敢干以私雖中官同事者亦嚴憚之公暇輒與昆山魏校永豐夏尚朴講學研理以求躋聖賢之域一切世務泊如也卒於官貴所乘馬乃克歛鄉人高其風捧率私錢為樹坊以表之楓山章先生題其額曰清修吉士

四川布政司參議顧尚誠正

顧正字尚誠海鹽人弘治壬戌登進士授兵部主事歷刑部員外轉郎中時逆瑾擅政用法者稍有低昂輒為

審辱、雲南司按隸郊甸訟獄尤繁、正剖決如流、情罪允當、未幾歸省、有海寧周邦被誣人命、懷千金求解、正視其袖由曰、此必脫無頗以貨也、却其金、同邑馬惟岳所行多不法、直指使廉得之、檄縣捕置之獄、惟岳懼、啖正臍寄懷金求救、正峻拒之、旦日、適直指過訪、正曰、若馬惟岳眞巨惡也、竟伏其辜、邑中惡少無不洒心從善者、兩廣巡守非人、地方騷動、詔擇素有風力者、大司寇首疏正名、奉勅往、律以正法、執奏稱旨、公論翕然歸之、權四川叅議、時白水夷人爭襲搆兵、正即繕城撫諭、卒不

兵而靖。肅皇帝登極，賫捧入賀，便道歸，以微疾弗起。未幾，朝廷重難白水之功，有白金文綺之賜，方擬喉權，而正死矣。正生平孝友樂易，不立崖岸，至勢利所值，確乎不少遷就，值不酬，能以倔僵也。居官二十年，屋圮不能修，家產益落，至不比數於中人，亦足徵其清操矣。

左都御史屠安卿僑

屠僑字安卿，鄞人，舉正德辛未進士，以木試御史，出按居庸時，武廟欲得生虎，命僑捕之，使者日數輩絡繹於道。僑抗疏曰：此猛獸也，擒之必攖其爪牙，陛下欲取

一時玩奈何不惜民命乎且非萬乘所宜近語甚切其事遂寢於是屠御史直聲聞天下改按江西宸濠人有異志輦金寶結中外獨憚僑乃陰使鎮守畢真齎重裝自浙餽之僑先事覺堅拒不受至則與都御史孫燧深相結期共圖之會父喪去宸濠人卒敗再起適

肅皇帝登極益慷慨思見其奇首疏請日視朝接羣臣親賢圖治聲望隆起為當道所忌出知保定府調延平久之擢山西參政遷山東按察使晉廣東右布政尋轉福建左四官咸有惠政尤以廉率下為左使入覲不持一物

請計吏亦無敢取者遷光祿大理二卿拜刑部右侍郎轉左尋拜南京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秩滿加太子太保僑清節直聲發聞最蚤比登八座年老矣世態體例遂日以異而僑始終一致不爲毫髮少變其初訃聞　上慟甚贈謚喪葬悉如制其後欲用都御史輒曰得如屠僑否其簡在　上心有如此

刑部尚書何巨卿鰲

何鰲字巨卿工部尚書太子少保詔之子也生而穎異絕倫父子間自爲師友正德癸酉舉於鄉丁丑成進士

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旋諫 武宗南巡以忠讜稱、嘉靖初、議禮忤旨杖闕下、直聲震於朝野、擢湖廣按察司僉事、遷四川布政司參議、值歲飢、出廩粟設法以賑貧民全活甚衆、播州夷讐所司土官、單使往招、不煩兵而定、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徐州、計戶受俸、委其餘於官以給軍費、黜贓罪吏無所徇、百姓有廉幹不阿之謠、逮丁內艱、起除陝西潼關兵備、歷江西河南藩臬使、並以能稱、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爲當事者所嫉、左遷福建參議、嫉者敗、召爲應天府丞、尋

復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陞南京刑部右侍郎進尚書致仕四年而卒訃聞賜祭二壇贈太子少保詔有司給其葬事繇由郎署發闕年除歲遷以至大列掌邦禁嘗是時　上在位久熟於法比與人情之微曖數惟解嬈畫一不爲頻苛諸所讞決受成命而已然清德重望爲天下所歸去時　上凡三留之朝紳以爲寵性儉樸居嘗不欲裂一帛爲衣至周親族孤貧則無所恡兄弟四人處之皆有恩意官保既沒事繼母郭夫人尤以孝聞

刑部右侍郎王景昭啟

王敞字景昭黃岩人祖欽舉進士本縣試率致檢母鄭氏無子娶妾黃氏初歸時雙鯉躍於岸衆以為祥後孫生敞幼穎異書史過目不忘年廿失家貧無應門者其父命執遁鋪役偶失誤嘗笞縣令鄭達明恕人也見其氣貌不類凡兒心疑之問為誰家子敞以祖父對又問爾何業敞以讀書對面試以文立就鄭亟歎賞令罷役收而教之比三年領成化丙午鄉薦丁未成進士時猶未婚告歸娶鄉里以為榮初知霍丘縣勤政惠民撫慎不苟有兄弟爭財者訟不息敞以宋人所著兄弟吟令

誦之使朝夕相對立廳事久之乃條議其所爭而遐邇
拜南道御史考滿陞江西按察司僉事進副使先是以
事忤劉瑾瑾怒遂降廣西容縣知縣謝文肅嘗薦以爲有
不挫心藏國士風之句瑾敗起知遂州擢南雄府知府
歷官濤臬晉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雲南雲南地雜華
夷號爲難治敉輯綏有方人賴以安陞刑部右侍郎以
大獄免官歸未嘗有幾微怨懟意日事田園閉戶著書
足跡不至公府敉器貌魁偉耳嘗星目心地坦夷不務
小節與人語真率無防畛不肯諧俗非好惡以亂是非

性好著述，然不甚刻意，平生飲食衣服粗糲如野人，所

著有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大學稽古衍義、赤城會通記、

尊鄉續録、撫滇功華録、元鑑年號等書，藏於家。

山西按察僉事孫朝信瑩

孫瑩字朝信，平湖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興化縣知縣，

四年陞揚州府同知，轉南京宗人府經歷，居艱起復，陞

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京儲屯餉，調雲南僉事，坐撫按

搆怨奏逮二司，時瑩已陞山西參議矣，仍落山西僉事，

無何入覲，以年老罷歸，前後仕途二十八年，歸十年而

卒年七十有一劉為人寬厚持重內剛而外和其所蒞官不擇劇易不計利害智巧所避毅然任之其有蹉跌亦不悔自為令時即力芟大豪及在薊州洱海大同倭偬盜賊蠻夷反側兵戈之間而勘墾難地土則尤以一文吏與貂璫肺腑爭氣力上下劉處之未嘗不辦竟以不能俯仰故不至大官自知縣徙同知自同知徙經歷也亦坐不能曲事鄉大夫之有力者故卒為所擠尤不喜通權貴人為山東僉事時以屯田居京師久之張承嘉為相故交也而同年桂尊為冢宰未嘗一私伺其門

以是脞脞齟齬於世至其清修之節則人亦不得而奪也平生自俸資外無所取卒之日餘笥敝衣而已性尤喜詩自罷歸君闕則詩益多有雲山厰歷稿藏於家

僉都御史王叔在璣

王璣字叔在衢之西安人正德己丑進士拜兵科給事中值聖駕親耕籍田上言耕籍實務四事璣起書生論時政準古酌今論者以爲鑿鑿可行至請分內閣重權以防壅蔽尤人所不敢言時烏思藏毘葛鎭南札叭等國乞大乘法王號貢年例方物外私進鍍金銅壘

佛一軀及舍利十顆璣復上言宜將康坤夷貢物明好惡訓華夷以垂法萬世辭嚴義正至引唐宋為比議者韙之補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武定等處遷江右布政司右參議歲歉民饑群不逞乘機弄兵白晝殺人省城震動璣廉其情先出諭以安脅從擒首惡擅殺者置於法餘悉解散轉山東副使兵備天津天津介通滄畿輔郵傳舊設此者惟應接賓客批答夫關之不暇璣至亟請於撫按委賢有司一員以董其事因得專詰兵刑至今鹽徒之淵河皆屯所無有司奸人悉偽小舟假名貿

鹽實寬便擄劫被害者奔訴無從莫之指實幾爲籍其
船於官令船尾各書一舍以相識别許徑指其船舍以
訴益鎮弗得河道肅清維丁內外艱起復補任徐州兵
備陞福建左參議晉都察院右都御史充淮徐兗州等
處招撫營田使幾以久次躐更要職權貴欲市恩援
附已幾恪守初志不少徇或劾幾少貶者幾不顧惟以
書幣修謝撫屬五府三州久罹災歉千里蕭條幾且擊
時槩盡瘁不恤悉心招徠簡任治農官吏經度農事分
具種子用力開荒者立約寬假以三歲爲期於是淮屬

復業者爲戶一萬二千八百有奇爲戶四萬三千九百有奇所墾田地八千頃有奇凡歷再期漸就緒而爾本連濫以言官論罷歸比歸一意歛退世務悉屏去嘗曰吾平生無大過人者惟是出處分明不曾少有降屈耳初仕瑣闥以不附時宰外補歷任濬泉同列多所嚴憚撫按無加禮議論侃侃若不知有薦劾權在天津日胡總制守中勢烜赫他兵臬皆曲意趨附璣獨守正不屈守中敗附者獲罪咸下璣訊治璣因自嘆曰使我與衆同流何人作問官乎璣三十九登科四十筮仕五十歷

憂六十再出出四年乃歸逍遙林下復十年以死死之日無餘財克斂歛費爲文平實有理致類其爲人所著有在菴遺稿藏於家

監察御史黃夢弼傳

黃傳字夢弼金華之純孝鄉人生而穎慧讀書過目輒成誦比長從楓山先生游遂潛心義理之學以名節自厲舉弘治庚戌進士授江陰令江陰稱難治傳興學勸禮威強梗惠善良精敏稱於明秩滿當遷民相率伏闕奏留之又三年拜監察御史朝貴聞其風裁相戒斂避

不久以疾歸疾劇無貲以殯家人尤之傳笑而賦詩曰病餐蒸藿神尤壯卧死溪山鬼亦清所著有白露集及江陰志鄭北園雍贊其像曰嗚呼夢野間世之英皎皎玉樹貌癯而清氣豪不放學博能精志剛而大行方而成心胸開豁貧富不足累其慮眼界分明邪正不能遁其情文章之技殆將騁飛黃於班馬而義理之學尋流討源亦欲上遡乎朱程惜乎壽年不永惜不遂其生平

長洲縣知縣鄭溫卿雍

鄭雍字溫卿蘭谿人弘治庚戌進士初授鄒平縣知縣

值歲歉徵請官銀萬餘兩劃截而散之閣下計地限日
至者即給給者皆羸民賴以活歲復大旱徒跣以禱雨
隨注年書大有辨諸疑獄立解鄰邑多就質之以治行
第一調繁長洲至則遇事英發執法不少假阿權勢殊
不便乃相搆以蜚語而雄倅之命下矣雍浩然納祿以
歸既歸力供子職曲友其弟以悅親心旦夕藜羹不具
而赴人之急若有餘世父與叔父爭財而訟出金踞泣
以解邑人徐崇英為童子師卒於廣雍以應聘至而收
其遺骸殮置衣笥中以歸付其子蔡清子存微過關毋

弟在舟病且革從其臥室而館之殯之人尤以為難平生無他嗜好惟積書數萬卷無間寒暑晝夜讀之表必標題旁必點抹欣然有得得必書之不苟搆思惟意之所至則伸紙迅筆然務皆切於世教不苟作也所著有綱目撮要補遺道德陰符正解禮儀纂通訓子孫育鴻跡鷺音二錄平生所為詩文復集為若干卷曰蛙鳴集藏於家

右都御史車秉文純

車純字秉文上虞人正德中進士授工部主事嘉靖初

議大體忤　旨廷杖又之擢山西布政司參議遷福建
布政司使捧持愈勵閩中人有車布不重金之謠進右
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一以安靜節省爲政民甚德之已
而三疏乞歸瀕行士民遮道留車不得前純歷官四紀
清介如一日歸田二十年布衣蔬食不異寒畯未嘗以
一刺謁公府務至岸幘延欵劇談天下事亹亹不倦爲
一時表儀卒年八十有九

尚寶司卿劉伯雨涝

劉涝字伯雨鄞人由進士歷官禮部儀制司郎中綜理

嚴密人不敢干以私吏胥有犯雖鄉曲不貸同邑沈廷評光大忤朱寧下獄欲置之死澇周旋調護得無恙宸濠圖復護衛兵以樹爪牙澇謂漸不可長劾之濠乃鑄黃金爲象戲白金一千兩寄遺澇以結權澇怒輒下令各兵馬司逐捕之竄以去滇南守臣襲爵以百金爲贄麾却之不受崇德胡某者服役中官賂澇千金求爲孝子澇笑曰豈有失身閹豎而得爲孝子乎其人愧而走歲時表箋護綢由積先是多私爲家人用或告之澇曰路馬之芻不蹴況表箋所餘耶以久資陞南京尚寶司卿

便道還家、感疾而卒、卒無以爲斂、簡所積諸書、及故衣始克襄事、人服其清、

廣東提學副使蕭子鵬鳴鳳

蕭鳴鳳、字子鵬、山陰人、童時即奇穎、占對賦詩出語驚人、弱冠鄉試第一、尋舉進士、授御史、屢疏劾總兵江彬申救副使胡世寧、皆人所不敢言、出巡山海諸關、邊吏悚懾、有傳　武宗將出捕虎、乃抗疏言陛下不當賤民命而貴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及總鎮以下、遞相掊尅之狀、留中不報、嘗疾馳黃花鎮、啟視倉粮、且牒居老、

且侵尅累鉅萬守將盡論如法時巨璫温祥在司禮監有權令二倅折簡爲請鳴鳳併逮二倅治之邊境肅然士始獲餉先是權貴人多冒奪士卒首功前御史盡爲紀驗鳴鳳悉奏革之權貴人雖切齒顧無隙可乘尋乞歸嘗踰年起督學南畿至則飭科條絕請託其校士必以行檢爲高下不徒以文士亦凜凜不敢犯南中有陳泰山蕭北斗之謠陳謂先提學陳公選也遷河南按察副使仍督學政凡所注措一如南畿當軸者有所囑不得行媵言者劾其過刻無待士禮遂得調當軸者去復

役督學廣東其秉公持正曾不以摧挫少阻然竟蹈薛
弗達而鳴鳳亦倦遊矣遂歸家徒四壁不問生計華亭
徐少師偕其拔士也視學過越造其廬鳴鳳已寢疾見
之第曰予升勉之華亭亦唯唯執弟子禮唯謹其能以
師道自重如此歿後三十年武進薛應旂自負少許可
來視學獨表其墓祀之鄉賢所著有靜菴文錄詩錄教
錄杜詩註凡若干卷

南雄府知府張德卿徽

張徽字德卿嘉興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初授大理評

事、時有妻挹夫阬垂絕者、憤妻救自盡、坐妾死、獄因數欲救、夫非欲殺妻也、又一少年亂擘婦、以母切責故、絕不與通、婦恚恨死、少年抵罪、瑄曰、致死不以奸、法安得死、竟兩釋之、時論以爲平、議大禮忤旨、廷杖、尋復其官、進寺副、奉命慮囚雲貴、釋疑死以下百三十人、奏中進寺正、擢守南雄、多惠政、民戴之如父母、獨以執古取能浮沉取容、有違當路、罷免、比歸、杜門却執、不以半刺入公府、雖藜藿不繼、而意氣浩然、日以詩書自娛、優游林下者、十七年而後卒、

晉江縣知縣張文宿

張文宿仁和人家貧好學博涉墳典工古文辭藝苑稱爲飛將膺正德八年鄉薦屢上春官不第謁選授晉江縣知縣明允信決黎民畏服獨以風採孤致見銜縉紳遭讒落職歸文宿賦性奇偉出言讜正恥徇流俗非其人一言不與交義之所在堅僻自持雖刀斧當前不能奪也雖窮約終身而超然不易其操士論重之

福建按察僉事沈伯元弘道

沈弘道字伯元會稽人正德間進士授刑部主事決獄

稱平、胥倜因久繫、作囹圄賦、讀者悲之、　武廟將南巡、道上書抗止、遂被譴、迨　世廟入繼大統、首陳治道八事、丁內艱去、服闋、進員外郎、繼遷福建僉事、卒於官、家居時絕無私謁、雖鄉邦利病所關、則侃侃言之、有司獨加敬禮、言無不從、且念其貧、欲周之、乃令所擬死大豪吞某者、能致道書、則免死、豪憚道、謀於道子、伺道出、陳所賂千金於几、冀以動之、道歸、問所從來、遽叱去、豪竟杖死、其清操不媿屋漏如此、平生好學、耽述作、所著有樵問、洪範八十一廓、太玄論、凭几論、沖穆稿等書、

監察御史俞汝成集

俞集字汝成新昌人正德中進士知長洲首除羨銀千餘兩節愛多惠政召拜監察御史屢抗疏彈擊權倖朝廷肅然已而出按河南平黠寇恤飢民諸所籌畫皆有稱於時集爲人耿介磊落卒之日家無私藏其風節可表於鄉國云所著有西行贅錄隨筆錄中州巡稿奏議雜稿旗風詩集

貴州按察副使諸揚伯偁 子夏孫鋪附

諸偁字揚伯嘉興人正德丁丑進士初令黃梅善撫字

摧抑豪強小民感悅外夷服闋補大名因俗爲治化尋
大行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擢福建僉事屯政修舉尋
貴州叅議貴土官遇上官至輒有餽備悉却之安宣慰
大酋也故事承檄者必先行貨於所司乃敢請備應貂
之即爲判牒安氏不費一錢而儼然襲居其官二年晉
副使持法懸平吏民畏懷至有繪像祀於家者未幾移
疾歸角巾里第飲人以和至有非理相干則靦然見於
色即久要夙契竟終絕之不顧性尤嚴於取予自一介
之微未嘗玩而染之故歷官二十五年橐囊蕭然無長

物其子夏甘貧樂道嫺詩文孫錦爲傳主有清白家風

南昌通判劉敬宗

劉敬宗錢塘人正德十四年鄉舉仕至南昌通判行篤任真中無底裏甘貧仕學博綜羣書爲諸生已有聞譽晚授令長愛民如子惟恐傷之以不諧上官投劾歸養食每不足處之泰然太守陳仕賢高其行買宅居之敬宗大署一聯於門曰入門見童子凄涼之色足見其貧登堂聞主人迂闊之談當賞其達許右使應元嘗稱之曰敬宗高懷雅度超然於塵壒之表立而望之停停如

野雀之在雞羣也安得不為名士

南寧府知府盛源之瀧

盛瀧字源之蕭山人正德中進士初知臨淮終南寧知府為政嚴明一毫無所染謝事歸行李蕭然唯杜門讀書不入城府臨淮人久而愈思之有為御史以遴[illegible][illegible]者知其體弊不繼延之入省歛然甚洽然終無所言與匠商敗法當戍携千金因瀧子以請瀧正色却之子泣曰大人忍坐視兒媳輩飢寒以死邪瀧曰吾誓不以飢寒易操節子長號遁商人金去父子卒相與甘困矣

嚴蓋其事與費愚相類越中人稱清白吏必曰費成都

盧南寧云

淮安府通判王本源汾

王汾字本源慈谿人賦性誠慤躬行不欺茹苦談經無廢寒暑舉鄉貢爲歙縣教諭聘主考湖廣鹿鳴歌罷翻然歸舟諸餽物悉不受監臨爲移文遡按必致其儀迺投以爲不辱所舉薦之陟南豐令監司待之倨輒詣府乞休時寧海王度爲守亦峭直不阿強留之及覲期遷補病篤歸例當黜罷而當道重其廉直竟不罷歷淮安

府通判離院委擊塩徼商以千金進叱之行縣督稅縣吏以常例進不納既而令因元旦進謁使吏潛投案下而出汾得之亟閉門捕吏令懼請罪汾慰之曰吾忍汙君以貨㷀邪徐伺令出物而去在滙閱歲竟浩然歸妻子不免飢寒不顧也甘節而貞君子以爲難

南昌府知府鍾彥材梁

鍾梁字彥材萬安丞海之子也初海丞懷遠時葺禹祠感夢而生梁幼禀夙慧七歲通毛詩九歲補邑博弟子員正德庚午領鄉薦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員

外郎郎中司刑七年勤慎精審獄無寃滯　武廟微行
叩馬諫杖闕下幾死已而拜　肅皇帝命錄囚南畿至
通州有致黃金求減死於暮夜者梁卻其金按之法京
師有伯起齊名之譽擢山東濟南府太守濟南爲山東
劇郡號難治梁燕明慈惠吏畏民懷治爲諸郡最時萊
蕪邵志作亂破城邑梁察機豫防籌畫精敏徂徠戰勝
多出指授臺臣以聞詔賜金幣任滿月郎乞休得侍養
養嘉靖己丑以薦復拜南昌守以患肺病劇遂致仕歸
梁長材達識偉度豐頤望之爲公輔器急流勇退林壑

倘徉與騷人韵士更歌互答絕口不談公家之事實徃四詩以述平生曰貧不屈身仕不易節隱不干譽老不妄求無何得脾疾諸子遑遑醫藥㴱祁勿御語諸子曰吾反躬內省庶幾不疚此正歸全之時何以藥爲吾蓋見士大夫臨終有言以遺子孫我素居官無所利居鄉無所囑惟有憂勤惕勵四字勉爾輩以立身立家爲難白叟子孫所遺不既多耶遂自志其基系之以銘曰巍丈夫者況酣六經甲視屈賈文章與荊彼丈夫者一鳳千里叱咤風雲邦國經紀惟予小子形體不殊驚衆之

力竭涯之濡進德未逮惟日孜孜生無可稱死有餘責知我志者尚有此否卒年八十有二

江西按察使謝國正汝儀

謝汝儀字國正鄞人生而凝重沉毅力學不懈孝友篤至自幼鞠於祖母戀慕尤切登正德甲戌進士授餘干縣知縣縣當孔道商稅不貲慮出入無藝立計簿稽盈縮額外不入一錢時中貴監督茶稅聲勢薰灼汝儀棘棘不少阿迄不得肆其暴以外艱去服闋擢監察御史遇事敢言以直稱尋督直隸三省馬政已又巡按廣西

亟於殄寇安民而制馭徭獞區畫精詳殄恩恩之寇睹岑猛之變尤其大者上疏乞寬假議禮諸臣請誅巨璫谷大用等首觸忌諱人爲懍懍陞按察僉事兵備嶺東擒大盜曾蛇仔轉兵備漳南設防海四策時流賊李良武華閭風解散海道肅清進巡海副使陞雲南參政下車捜剔奸蠹十餘事築尋甸嵩明二城至今賴其保障遷江西按察使便道歸省適祖母疾卒汝儀過於哀毀遂以不勝喪死汝儀平生峻整終日斬斬自持對親愛未嘗輕有笑語至道義乎契卽膠結不能解衆中默默

若無所臧否及遇大事際大患壁立萬仞毅然不可犯氏死竟不能償宿逋家無以爲養知與不知咸痛惜云

鎮江府知府陳德卿文譽

陳文譽字德卿慈谿人性謙和孝友聘妻馮氏病父母欲改卜固辭曰古人有娶瞽女者奈何弃之卒結褵妻早世竟以有子不再娶舉正德癸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論囚南畿决富豪之死獄萬口稱快祒遷員外郎郎中審錄江西多所平反大學士楊一清被誣下法司鞫治諸曹難之文譽厲色曰顧事實不實耳何愛於楊公

何畏於內府事竟得理出知鎮江府杜請託輕徭役並
邑之內百姓晏然以忤當道罷免居林下清介不渝有
同年爲𨕖按御史令有司以牌坊價遺之辭曰吾爲官
一介不取乃取價於鄉人耶竟却之

工部員外郎徐成孚用光　子學聚附

徐用光字成孚蘭谿人孝廉秬之子少承家學得窺聖
賢之微居父憂哀毀嘔血成瘤疾孤貧事母及大母畢
力菽水𦂳使二母忘其貧已酉魁鄉薦明年捷南宮乃
歸營父母葬癸丑始與廷對以二甲進士授工部都水

司主事陞營繕司員外郎督臨清磚廠兼治河道會河淤梁家鄉且百里守漕議者謂宜上聞須大徵發乃濟用光笑曰事在燃眉而千里望救非計也且吾力足以任何事更煩縣官乃捐公帑之羨召募疏濬不浹月告成事漕舟畢達州守某貪人也負其援張甚以事遠寄戶張欽索重賂不得箠殺之用光上狀請論治卒戍遣貪守以去津要有欲爲守地者畏用光詞強不敢奪故事寄貫發金錢數十萬剖其羸以佐公費用光一切謝絕之未幾遷屯田郎中以代去州民皆泣送百里外道

病行李肅然有窬戶素鏸用光者夜懷金爲湯藥費屬光艴然厲聲指所衣白衣曰我瑩潔如此衣爾奈何輕以墨汚之亟持去不數日而卒年僅三十有五用光性高簡平生不問家產食貧力學無廢寒燠舉南宫後居家三年足跡不到公府比爲郎年未及壯潔已卓有定識蓋學之於人大矣清源德政碑有烈犬真金之譽聞者以爲實錄所著有餘工部詩集以子學聚貴贈通奉大夫福建布布政使子學聚字敬輿萬曆癸未進士初令浮梁以才調繁吉水六年考最召授禮科給事中所

諭奏多關大體以疏救李豐城觸當路諱黜爲長沙僉事移西江糧儲陞福建右布政使推擇擬晉中丞會旨未下而奸民吳建者窺兩臺虛無人遂潛糾白蓮教數千人部署已定刻期舉發學聚偵知之慨然曰事不避難臣子之義可以兵未在手爲解耶遂出奇計擒吳建梟其頭黨與解散不動隻矢而七閩安堵事聞加俸二級賜白金文綺已填撫命下晉都察院副都御史與當路不合遂投劾歸

臨江府知府錢公良琦 子片萱附

錢琦字公良海鹽人生而端毅嗜學下帷十年衣不解帶遂博極羣書聞祝虛齋先生講道海昌偕同志吳鼎從之游學益粹而精斂不衰成正德戊辰進士初知盱眙值歲旱蝗步禱郊壇下雨應如澍而蝗皆赴水死歲以大熟時流賊齊彥明等擁衆十餘萬屠城破邑所過流血聲言旦夕渡淮官吏望風而遁無敢攖其鋒盱眙當賊衝樓櫓備禦無足恃者琦奮然以死守自誓召邑中父老子弟諭以國恩咸感泣受約束於是簡驍勇立營堡移檄淮南諸郡縣合力死守犄角為聲援得賊自

郎斬以狥旗幟一新璿吳郎方錄張巡守睢陽詩以遺之且曰平生學力正在今日璿報曰業遣婦子南還誓以身許盱眙矣賊知有備不敢以一矢相加諸郡縣悉安堵無何擢南京刑部主事便道過謁虛齋先生先生勞之曰守盱眙良苦璿謝曰吳子之教也論者重其不伐會　武宗南狩璿上疏力諫其略曰陛下宜以宗廟社稷爲念不宜狎信倖臣輕身遠狩以動搖根本驛騷海宇不報遂移疾歸尋起南禮部祠祭司郎中復改刑部時張承嘉方爭大禮欲得助已者乃出疏示璿請署

名琦因卻曰此自有諸公建明　聖天子獨斷且琦不足以當知禮無煩予事永嘉乃與桂萼連名上之驟得華膴矣而琦出守臨江怫悔也比任務持大體與民休息不爲刻覈苛察之政以新淦地遠藂菁曼衍爲肅聚藪請析置峽江縣城社具舉井伍臚列自是流竄之民籍樂利而爲善良會當峻擢而過客惡其簡也爲蜚語中之竟移貴之思南遂上疏乞身歸翛然三徑日事觴咏時與昂亦挂冠兩人相得甚驩結耆英詩社更相唱和足不入城市諸貴人造請多不報建家廟制祭器立

義田以贍族人每月朔聚鄉之長者讀　皇祖聖訓以教鄉之子弟撫臣雖交章論薦琦卧弗應也子芹湖廣永州知府子萱禮部儀制司郎中冠蓋相接而琦身自貶損諸子益醇謹有萬石君家風年八十二卒所著有臨江集十六卷測語四卷大司馬王世貞論之曰習公詩若文者見以爲才士誦南寶疏者見以爲直臣考臨江盱眙政者見以爲循吏乃稽鄉評者見以爲善人君子然竟莫能以一端名公而公亦淵然不欲以名自顯真知公者矣

工部郎中姜幼章綱

姜綱字幼章大理司務芳之子性剛介力持古道由進士授南刑部主事讞議詳明時以爲老吏不如嘗請除方遜志奴籍理爲介夫寃獄尤爲卓越以議大禮與時宰異獨立不阿時呂涇野官武選一旦於稠衆中問及同鄉能詩文者綱不應呂前席復問荅曰德行本也詩文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呂改容謝之轉工部營繕司郎中剔蠹斥奸爲吏卒所憾共誣以擅用官物下錦衣獄尋得白落職歸家居澹泊自守不預外事亦不以嘗

家爲念自號方竹胥爲之贊曰方不就曲竹不諧俗知我罪我方竹方竹所著有鳳林類稿經史等記若干卷

光祿寺卿陸文東淞

陸淞字文東平湖人程鄉令鋹之子也四歲能誦毛詩領弘治二年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以祖母老乞歸王端毅恕薦預修大明會典成擬除翰林力辭授禮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初宗室多越例請乞皆格不行時逆瑾用事倭使宋素卿賂瑾求數入貢淞上疏謂素卿通番以邀中國漸不可長請誅之瑾怒中淞他事下獄淞不

爲懼累遷南京光祿寺卿懇疏引疾致仕歸淵性仁厚與人煦嫗惟恐傷及臨大事毅然不可奪居官四十年被服飲食如寒士清而不矯人以爲難嘗書壁以戒子弟之仕者曰俸祿之外不可苟得患難之來不可苟避又常語人曰士君子當立定腳根禍福自有天命尤簡朴任真每宴客酒七行即撤縉紳誦其古道所著有東溟集遠遊稿子四杰杲棐集各有傳

山東布政使邵思抑鋭

邵鋭字思抑仁和人學本六經文思沉鬱正德戊辰舉

禮部第一改翰林院庶吉士時逆瑾擅政而焦芳劉宇深相結芳子黃與宇子仁皆爲庶吉士未幾傳旨俱授編修銳以甲第列於仁上亦併授焉恥與爲列方具疏辭免會伯兄欽至以危言沮之且曰以會元而得史職非過忝也公議自在於汝何尤尋以父喪守制瑾敗部革傳奉官亦併及之言者以去非其罪而銳竟不辯也服闋改寧國府推官尋擢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轉祠部員外郎因病在告庚辰起爲江西督學僉事進福建副使仍董學政銳溫良樂易雅志作人兩爲學使皆

以變化士習為先取士必先行誼多士翕然向風歷南
廣參政河南按察使廣東山東左右布政使所至咸有
惠政陞太僕寺卿以病乞歸卒年五十四贈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謚康僖銳為人謙冲不伐忠信直諒篤孝於
親姻睦宗黨不為皎皎之行而倫誼克敦其學無所不
窺與崑山魏校相友善聯書往復皆聖學精微時政機
要不及時俗語內行淳備恥於近名天下以為真道學
云沒之日笥無數金田僅百畝身後之澤諄諄語其子
勿請乞也人益高之

真定府同知胡仁甫擇

胡擇字仁甫蘭谿人由舉人歷邵武長沙建昌三府通判陞景州知州轉真定府同知所至廉謹練達人以法家老吏稱之致政歸宦囊蕭然幾不能自給安貧樂道處之裕如平居孝友兄弟讓田有純厚之風

兵科給事中李九臯鶴鳴兄鶴年附

李鶴鳴字九臯義烏人由進士授太常博士選吏科給事中差查內八府莊場田土嚴覈侵奪不避權貴卒爲權貴所中左遷金壇縣丞巡撫侯位檄署上海縣事處

兼留訟、境內肅然、位劍斜特薦、有力任千鈞、才堪八面、之評、詔復原職、尋陞大理寺右丞、仍兼兵科右給事中、竟以剛直不容於時、歸、鶴鳴器識宏深、才猷練達、手系英朗、天性友愛、早孤、受學於伯兄鶴年、年撫愛甚篤、訓以義理、嚴其課業、俾子約括據家政、以需燈火、而囊無私畜、及鶴鳴祿仕俸入亦無所私、婚教諸弟侄、同於己子、爲文章渾博純雅、而詞意高古、詩賦清妍雋麗、未嘗蹈襲前人一語、所著雙杉亭草十二卷、

右副都御史戴府重纂

戴儇字時重鄞人舉正德丙子鄉試丁丑成進士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歷員外郎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整飭安綿兵備繕樓櫓遠斥堠選將練兵諭羌夷以恩信無敢竊發者民賴以安先是龍州土官多以賄結兵備恣肆干紀莫敢誰何至與同餐燕燕一以法束之不少假至縮縮不敢吐氣當是時議禮臣僚有被命北上者驟遷持機南下遇諸臨清欲挽儇以語而先解維以避心深銜之至是爲宰相得君寵無兩遂諷所司奪職家食者八年會時宰物故起爲河南按察司僉事尋轉江西參

議進副使兵備饒州以內艱去起爲廣西內江兵備賊
猺獞嘯聚稱亂募府議大舉兵剿之賢曰此何足煩大
兵特寄選精銳數百命材官數輩分爲犄角授以方略
深入仙廻枀林諸山砦繞出賊腹夾攻之斬首百餘級
俘其酋餘黨悉鳥散江道肅清轉叅政尋陞山西按察
使振飭憲典官僚俾之賓有巨商持宰相書來告逋負
者輙焚其書杖而遣之曰爲朝廷監司寧爲賈豎責幾
耶有一知縣受賕殺人直指使知其與權貴有連特爲
釋之且言進士可惜賢曰進士可惜一方之民命獨不

可惜耶必正法乃已陞廣西右布政使尋改四川左以外艱去補江西陞四川巡撫都御史所隸諸部雖羊腸鳥道必輕車詣之問民疾苦爲之興革父老相傳以爲撫臣旌節二百年來僅一至此也由是西省將士躍然歸心而江西舊僚有銜繁者以飛謗傾之落職歸居三年一日無疾而逝年六十七初繁家居見河渠不飭作鄞水利三敘見貪人利番舶闌出無忌作海防策特以負氣高亢不能俯首權貴又不爲同事者所喜故動見阻抑不竟所施云遇故人必傾心接引有同舍生趙宜

者，家貧，不克葬其父母，以所卜南郊𦵏域畀之，又存范瓚者，以所居室質錢於縣，而期滿當徙，鬻慰留之曰，吾寧不得屋，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持家嶄嶄，閨壼內外不得輒為笑語，優伶巫祝悉屏不用，居官四十年，闗節不至其門，當路多嚴重之，所著有東石詩文稿若干卷，

陝西左參政陸原博溥

陸溥，字原博，錢塘人，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進江西布政司左參議，遷陝西右參

溥老官職方也，遊擊擅攻流賊，因賂於齊魯趙衛，而遊

鏞起寧夏、職方稱韓溥因事籌畫動中機要司馬鼎倚
如左右手瑾誅以瑾連坐者數千人溥白於　上悉原
之尋奉勑覈京營諸兵馬素遮於豪右懸其籍溥乃畫
括之着伍豪右歛手謝然竊銜之已　武廟南巡溥與
諸省郎伏闕乞留不報　肅皇帝登極詔復先朝爭臣
賜俸一級其秩藩江右也淦有負固者號召至千人聚
爲亂巡撫都御史以兵事屬溥溥出奇兵掩擊之不旬
日面縛數百人以歸割其地爲峽江縣迄今無反側時
吏部以惠擬按察副使請不報凡請者四而四不報繼

又以薦以參政請不報亦四請而四不報人之始有陝西之命或曰銜者中傷之也濂不以爲然志節愈勵单車赴任至靈寶忽一疾卒濂生平仁恕而樂易不求異於人而人自不及故人樂與之至與權貴交屹然不可犯卒以此齟齬不達靡悔也卒年四十有五

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余子華本

余本字子華鄞人少游府庠斤斤自持不少刓觚角正德庚午領鄉薦辛未廷對擢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充經筵講官時權奸迭典文事廢不用本慨然具疏指

切無所忌至再上不報乃乞補近地儒學官便祿養當道難之乃請提廣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至則毅然以釐俗作士爲己任秉公力勤務行厥志然素性骯髒靦卑[illegible]囁嚅之態不啻若浼襪行事一不當於理卽義形於色或面折不少容用是與巡按御史毛鳳積不相能劾其不法數事而毛遂肆其萋言以相詆誣部各回籍聽勘鳳尋以京考落職而本適罹外艱服除當道促赴選本不可未幾起復山東按察督學如故其行事不改嶺南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凡文牒無細大一一訊

辨擇可否罷行之曰不爾則無以遏讒說距殄行非朝廷設官意也無何而以疾卒年僅四十有八本見義必爲於得喪是非死生禍福不一置於懷故能無所瞻顧若鷹攫瀾趨莫或牽掣家居食貧稱貸無虛日親族有急輒傾囊以濟之於書無所不讀禮樂天文陰陽律呂皆研窮其數爲詩文直寫已意不屑磨鍛崇華飾作世俗語而典雅確實克裨世教其雄才大節使當大任爲國家長城太阿無疑而遽止於此知者惜之

光祿寺少卿金信夫廷瑞

金廷瑞字信夫錢塘人登正德巳丑進士第除泰州知州擢營繕司員外郎未幾以議禮杖闕下稍進虞衡司郎中、尋改營繕、丁內艱復補原官用　九廟勞食四品祿、出知鎮江府有部改京秩拜光祿寺少卿賜白金文綺、上領、爲嫉者所構免歸後三年出陵工起　上顧左右問金廷瑞安在蓋將進用或詭對以沮之不果召瑞之爲人亦多善政獨不便豪右豪右爲毀言聞當道當道愈欲信毀不行初　毅皇帝之南狩也道出淮南費應與泰隣供億不貲非嚴幹吏不足任撫臣遂以委

瑞亡不立辦者會久雨湖決諸臣懼罪計不知所出瑞徐行視曰不足憂也脩林揵石鼈大夜作而隄塞　龍舟獲濟中人法外需索不得欲困瑞夜分傳部曰　上將矢魚趣具網瑞即具網　上亦不歛也二事非瑞不能辦臺部使以爲木支章薦之會　世廟稽古正郊廟之制程品百工簡練曹署登才良斥癃弱而瑞以材臣綜理晝疏爲司空所引重然禍亦自此起矣凡將作經費悉關內府內府會其數以牒尚書瑞裁損常十六七以是多與中貴忤竟與搆去瑞爲人温良易直不立

崖岸亦不隨俗爲浮沉人以此愈親愛之母貞居寡嫠以色養得其惟心事伯兄多推與田宅其自奉甚儉至周族里緩急無斲也居恒以書自娛客至奕棋呼酒對酌夜分乃罷卒年五十有六所著有衡居雜纂一亭集若干卷藏於家

副都御史柴季常經 子應賓附

柴經字季常鄞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雲南按察司僉事轉湖廣威信並著風勳三楚歷遷貴州參議更江西廣東四川藩臬左右使遷南

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視院篆兼署大理寺會法司有爲言官修故怨者文致人死罪池州守爲前守滅倪家且籍其貲株連者十數輩經皆平反之故諸人銜入骨因賂言官攻之而當道者不察竟落籍以歸經居官介介門無私交自蜀陟內臺時僚屬修故事餽贐經一不受足未履倖門雖親故在通顯不一抵書問與人交無熟語亦無矯行歸大事決大疑則侃侃不回而以一言定是非人有過不宜有一善卽揚之不去口人皆稱爲長者子應賓仕終福寧州知州

禮科給事中章景南适

章适字景南蘭谿人少孤事大父母曲盡孝敬比冠携其弟遠遊師名儒夌德容端步趨不違沉潛禮義淳如也舉進士授行人宣布　上命所至行李蕭然摧謝給事中時　世宗未有儲副意無敢言及儲君者乃慨然曰事有大於此者乎爰進講讀疏難忤　上旨而風節凛然殆人所難未幾引疾告歸竟不起家無羨儲妻然一布衣也所著有道峯集若干卷弇州山人王世貞爲之序

開封府知府沈體行光大

沈光大字體行慈谿人正德六年以進士起家授南京大理寺右評事性剛直精法比守正不阿人無冤者丈憂服除補比仍故官當是時 上與諸佞倖游宴恣其請求不與閣部大臣接而錢寧最寵一切刑賞出其口方以都督典親軍緹騎督察中外莫敢誰何十二年五月寧捕白蓮教道人艾道清等百餘人誣以大逆及無辜相連坐者甚衆刑部依違莫敢抗獄成送大理寺讞[illegible]光大披牘歎曰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吾敢殺人媚人

邪竟坐以本律並得全活寧自謂奇功可邀上賞一旦爲光大所抑銜之刺骨未幾寧遣校尉王宣赴寺有所請光大不聽宣出不遜語光大杖之堦下寧大忿恚遂劾奏光大朴傷直廳校尉　上怒逮送詔獄光大歎曰吾守法死官下亦復何憾寧傳旨杖光大四十錮以桎匣絕飲食欲置之死數日竟不死若有鬼神護之者時朝論洶洶謂沈評事不過爲國家守法耳一旦斃之圄土咎將誰執寧懼禍遂送刑部擬罪刑部白光大冤狀令還故官而寧竟矯旨削光大籍歸編氓已而宸濠以

叛逆伏誅寧以交闗亦坐死臺諫始交口訟光大守正宜大用乃除南大理寺左評事遷寺副嘉靖初致旌直臣擢知河南開封府時大旱歲飢老稚相枕籍死壯者則去而爲盜光大下車惻然憫之賑其生而瘞其死旁招商賈務昂米價以與之市車運馬馱裁粟輻輳民以不飢而盜亦相隨散去帶牛佩犢者改而事耰鋤承稼穡逾年遂大稔光大益導之禮讓以福其俗境內大治俗歸淳厚顧念母年登大耋不忍以二千石易一日遂乞身歸養卒於家新建倫以訓論之曰沈公以下慷慨難

倖、崎嶇甡行中、華楚在前、刀鋸在後、卒之出百死得一生、而罔恐尤人、猶以感激奮之、旣還、 聖明、與大郡、德澤流於百姓、駸駸顯重矣、而乃慕李膺之康情陋陳咸之于進、卒挂冠海上、負耒海隅、茹蔬飲水、樂而忘死、千仞高翔、飄然鳳德、貞哉、余故著之以戒乎世之遭迴未路者、當時以爲知言、

僉都御史陸秀卿埛

陸埛字秀卿、嘉善人、潛心聖學、以聖賢自期待、篤行誼重氣節、爲文根本六經、有關世教、嘉靖丙戌登進士、初

授南京刑部主事、平反詔獄、與大理丞相軋、白尚書秦
請、詔從琊議、著爲令、嘗作文贈同官、時嚴嵩爲禮部侍
郎、見而奇之、屢造琊、拒不見、嵩托人私詢其意、琊曰、此
人雖赫赫有時名、實奸雄也、嵩聞而銜之、改兵部武庫
員外郎、與郎中、武庫主出納諸司隸、直多美金人易乾沒、
琊率不改封、以發、清聲振一時、出知常德、以才調武昌
士民攀號載道、尋徙岳州、岳州大飢、琊不待奏報、發倉
廩以賑、賑民賴以全活者數百萬計、頌聲四溢、時嵩柄政、
銜前事、十年不調、御史伊敏生巡歷至府、琊供奉甚簡

伊直入其衙，惟老蒼頭二人，敝篋無鎖，檢之，惟殘書數百卷，布衣數件而已。特疏薦之。時世廟勵精圖治，以吏乏循良，作青詞禜告。是夕夢神告云：岳州有賢知府十年不調。何謂無良牧耶？晨起，閱伊疏大喜，即允陞京堂。伊以薦賢陞一級。拂至都，不謁嵩。嵩遣其同年萬生諷諭之。拂正色曰：受職公朝，拜恩私第，賢者猶不為，況未受官而先謁權貴乎？卒不往，官亦不補。滯京邸者三年，草疏求還。萬生知之，密報嵩。嵩始有太僕少卿之推，進正卿，轉南京光祿寺，巡撫河南，未幾乞歸。卒之日，成家

人勿哭語之曰全生易全歸難當淨掃思慮以完吾造化故教哭無益徒亂吾意耳時年五十有五所著有風雅輯略傳習辨疑古文詩賦藏於家

國子監監丞陳正初旅 父璲附

陳旅字正初台州臨海人父璲以詩經發解冠南省歷官翰林院檢討按察僉事提督江西廣西學政清節粹學師表一方旅承家學以淵經舉為江西新淦縣學訓導廉以律己分以幸人鄉賢有死節為人所誹者首題其名於碑以示勸暇則修治學官規畫縣政上下交誦

其賢、權翰林院孔目改國子學錄操履一如在新淦時、雖無所事事而賢聲隱然出六館右遷監丞丞職雖卑而權則重監之紀綱自祭酒而下得叅預焉旅乃首黜廨宇遺財力清宿弊律已率人益嚴而厲監規為之肅然時南京國學六館之上素聞其清正望而畏之月俸監丞丞矣及署堂印遂奏請修飭廟學盡出羨餘以資公費一無所私輸粟生與外夷遣子入學者例皆厚贄旅一無所取領於寮友生徒之孤貧患難者則傾橐周給之無吝色九載秩滿即乞休諸生請於朝曰人師難

稱願再借留旅不待報翩然歸十載乃卒年八十有一

河南按察司僉事湯子雅彬

湯彬字子雅海鹽人三歲失恃事繼母以孝稱童年厲於學官博綜今古精研經術名重一時四方鼓篋從遊者戶屨時滿顧偃蹇場屋者三十年嘉靖乙卯以膺貢始中順天鄉試丙辰成進士授廬江縣知縣吏畏民懷治績報最積薦壬二十七章以不適分宜饋抑至五載始陞兵部職方司主事轉車駕員外郎尤愛士馬殫心積𢿱大司馬倚以爲重時提帥柄勢張甚人多趨附者

彬母故陸氏於炳炳分當爲甥彬以家素貧賤不敢攀附爲辭卒抗禮炳大銜之故恭將湯克寬以禦倭有功於鹽爲倖臣誣誤繫詔獄以彬邑人稔其功行千金求緩死彬毅然卻之爲白於當路具疏論救得減死立功自贖擢河南按察司僉事河南方出伊應人膏火彬下車約法一切解去煩嬈平亭獄訟民稱不冤巨寇李得貴等聚衆萬餘橫行荆隨間蔓延及洛攻劫城邑殘殺官吏中原大震彬擐甲馳赴設方略擒斬六百餘人餘黨解散中州晏然彬之力也而忌者顧以微功他省論罷

開報欣然郎日就道所屬州邑各持贐追及於襄陽計資千餘金秋毫不受单車南下歸家足跡不入公府蕭然如寒士同年王得春以持節按部至郡聞彬貧欲稍佐其不足彬卒無所言時兩賢之彬爲人文弱然見義激昂則奮勇直前有萬人必往之勢於聲色貨利一無所嗜孜孜好施不計有無生平無燕容無裘褐表裏始終如一所著有四書心解書經精意録行於世

廣西按察司副使錢守禮立

錢立字守禮仁和人幼而失母父貧無以爲供讀書

或諷立茹徙業立奮然曰寧儒而詘爾不願他而竄也長老壯其志爲決筴受書成嘉靖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時海忠介瑞以言事下獄居處素饘視遇惟謹忠介得長繫無恙未幾調兵部武庫復改工部屯田所督厰主薪蒸乃條上便宜七事汰冗剔蠹以燕幹聞外艱服除授前官會有山陵之役立監將作役竣校費省他曹十之三四賚銀幣加秩一等進營繕司員外郎歷郎中出知太平府時蕪湖無城盜剽關稅諜江都御史備兵使者並被斥檄守令期日獲盜令急執賈人誣伏償亡

欲以塞責立閲牘歎曰是非盜有司真盜矣解縱之授捕者方略不決前盜盡獲始議城燕立謂燕不虞盜盜所利買人耳牒當道買七民三受役令既有損城成壯乃逾他邑考最擢廣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永寧永寧雜獞地立謂不當繩以一切惟是蕩佚簡易寬其小過宜易為治適土與爭田治兵相攻諸武吏兢請剿立不聽檄諭以禍福皆羅拜曰惟公生死之立法其一二首難者餘置不問所全活無數立故恬於仕進自郎署典郡意未嘗不在林壑而會八座議起立不忍戮無辜以忤

首功與督撫爭之強遂投劾不待報歸既歸精心課子屏跡公府獨時與二三朋舊結社湖山間晚歲兀處一室焚香手一編不庚念是非利害顏所居曰恬老卒年六十有三子養燕以進士官終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立之卒也會稽陶太史望齡嘗狀其行有三不識之評云與人坦直如不識世間有機穽事衣食淡非室無婢媵篋無珍玩如不識世間有嗜好事緘默不道人過有及人帷薄者則閉目不應如不識世間有猥雜事蓋其天性也君子以為確論

太常寺卿嚴汝肅大紀

嚴太紀字汝肅餘杭人幼英穎父太醫給事大內受知

世廟以紀從戊午舉於燕明年成進士時方弱冠授太

行歷宗伯郎出僉江右憲剔歷藩臬長召入卿光祿旋

晉太常予告歸隨卒年纔五十有二方紀成進士丰釆

表一時分宜相風諭引為同宗冀黨紀紀執不可甚銜

之相旋敗得不及屆考遲期以望當得臺省而年未及

於時時相為座主諭以稍益孟陬紀又執不可比入卿

光祿會 壽陵之議起而政府多左袒遷大嶺者上

疑之勸諸司各議僉紀綱執不署致　上問又有勸靈

章者紀又執不可曰我貧不甫堪與家言何敢妄有陳

引第上下齊同非國之體故不爲異舉朝服其言執政

者益銜之遂賑私人援飢專詣奏遂拂衣歸紀居恒惝

惝若儒生而遇大事屹如山岳生死利害不能撓動秦

晉陟曰譚天下事而與職指務不辭艱鉅所至有清聲

撫功如郡冊封饒濱發藩縣奇羨擒晉楚劇盜定中州

亂兵戢定之烈無不咄嗟而辦方在晉檢民田溢額者

二百頃有奇衆欲增額稅紀執不可乃止以故官輙所

經無不尸祝之如畏壘者家君孝友有至性事父母竭
色養貴而愈篤從大夫後乘輿至里門必下而趨宦中
遇同鄉無問識與不識無不引見衣食之當阨者必委
曲脫之郎宗伯時有某生以文投贄無所售紀獨以爲
奇延禮給饌廩使得畢業再期遂成進士及叅江右藩
而此生儼然同官矣一夕厚遺稱報堅謝不受其爲德
不見德大都類此沒幾三十年薦紳士庶猶有思而泣
下者言必稱嚴太常云

工部右侍郎全洪德元立

全元立字汝德鄞人嘉靖乙未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辛丑充會試同考官所舉多名士丁外艱去服除補原官滿九載考進修撰充經筵日講官癸丑復同考會試得人如初先是河套議起分宜忮督撫曾銑騖於上遂論死并預桂溪次第辟西市舉朝冤之莫敢有言者元立憤然曰使吾職臺諫當以言爭職廷尉當以法爭吾職史獨有董狐筆在耳援筆草告天文以暴分宜橫狀比楊忠愍就辟元立益憤然益盛詆分宜訟言於朝貢諛者輒以聞分宜怒甚屬所私刺元立陰事卒無

所得遂遷寺講學士出掌南京翰林院事時宦者韋少南嘗爲散地元立獨念太孺人春秋高便省覲飄欣然就列遷南太常卿兼署光祿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會歲旱言官以故事請兩都大臣嘗自劾元立笑曰太孺人老矣吾登鍾山望白雲起東海心未嘗不捏捏懸註也雖王事恩命未及故恐而及今度吾書生耳不復有所樹且休矣遂抗疏乞歸　上稍難其去而分宜果罰進得旨致仕分宜謂元立所親曰爲我訊全侍郎能發歸田故否元立撫掌答曰乞休得休豈相危哉爲我謝

嚴公勉旃自愛比分宜敗輿論謂元立且旦夕召乃元立執太孺人喪竟以積毀卒元立長髯修幹丰神俊爽望而知其爲偉人自少以簡重練達見推前輩及敭歷旣久諳洽絕倫遇事輒迎刃而解時寓內比中虜南中倭集議戰守動操前箸而當事者故爲枘鑿卒無所見其竒往往形之詩歌以泄其憤懣不平之氣守史官二十年以文章爲職業宏蔚爾雅登作者之壇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右僉都御史都大鬱鍾

趙鏜、字仲聲、衢之江山人、嘉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讀書翰林、改授河南道御史、督長蘆鹺政、時軍興需鹽課甚急、人謂鏜儒者、未必稱、而鏜悉心經理、尋究弊源、逾月條上封事、皆中肯綮、老吏所不能及、會代改應天巡按、慎舉刺、勵風裁、諸不法專輒以杜後、惠文治之、威名大振、適南畿學政缺、　天子以鏜才、命董其事、寔壬子四月中旬也、棘闈期迫、就試者不下萬餘人、而分宜相方擅朝政、士之貪祿干請者、一切峻絕之、不爲動、明年、按江南、益矢虔慎、所拔多一時之傑、如申相公時行、許

相公國王相公錫爵皆鐘所深契而首錄之者也其他
布列中外展采錯事者不可勝數盖督學官之得士未
有如鐘多者無何引疾歸仍補河南道擢順天府府丞
攝尹事改大理少卿聞父喪輒不御酒肉晨夜馳還苫
塊哀毁骨立服闋除謄黄通政未任會都察院缺右僉
都御史部推鄒某而以鐘副之　世廟曰協理院事非
趙鐘不可即弄印與之鐘既荷特眷日夜奮勵思所以
報　上者為條六事以獻　世廟益器之注意大用矣
而　穆宗改元以舊臣移疾歸鐘立朝侃侃負重望一

旦退守林泉恬然若素無用世意者當是時江陵已在政府與鍾有同年同館之誼人謂馳一束道地立可召用而鍾不屑也曰吾奚敢忘朝廷第非自重如吾志何終不與江陵通[illegible]杜門讀書不問外事與至則與一二親故徜徉文溪郎石間取古人四留之意更號留齋居士有留齋漫稿行於世

四川按察使馮執夫亮

馮亮字執夫金華人嘉靖壬辰進士初令潤之丹徒邑綰南北孔道民疲於往來供億亮以身任怨汰其十七

而民力稍甦吳中諸郡邑素苦白糧解役會歲大侵而役不繼亮力請於部使者以贖鍰代輸故隸郡流徙載道而潤安堵如故最聞擢兵科給事中轉禮工左右復陞兵科都給事中按成國公希中不法權貴歛跡尋陞河南布政司叅政會歲大侵至易子而食析骨以炊亮極意賑恤捐俸入為郡邑倡所全活無筭是歲入覲以治最賜宴南宫陞四川按察司使按諸貪墨吏無所假貸望風解綬去者數人尤盡心獄事日夕手爰書讞牘至達曙方寢遂以此致瘵疾再請始得歸行至夔州而

歿年僅四十有四亮素不問家人產而持己特廉河南入計時吏白羨金萬餘兩公卽不自入不可爲餽遺費邪亮叱去之曰安有行苞苴爲公者歿之日婁守爲檢其橐中裝僅餘羨俸數金而已其廉乃益著云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七終